

T9299/1223

1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第三十五卷

五倫部二

后 太子 附

稱制臨朝

李夫人

陰麗事

吳姁奉冊

三女相類

自有丈夫

一門二后

女主代天下

出寺為尼

固執不可

制需三物

楊貴妃

郭太后

挈水徵賞

宮物勞軍

撚錢戲

法堯舜

弘吉刺民

馬太后諫殺

兩宮同尊

興獻議禮



知其可托 養正圖解

宮人 婕妤 公主

天子立后 宮人麗娟 尹夫人

班婕妤 王昭君 寧胡閼氏

出宮女 宮妃侍筆 萬壽公主

妻配掖庭 梅駙馬

父子

紂後生 克昌 抱首

家督 無影 胡婦子

王吉鄭暉 十三子 第五倫

重耳在外 顧名思義 不識六七

鳳毛 虎子跳 王謝家物

置奴複壁 諸子奴材 西京疑獄

昌化章氏 一母二儒 享者佩刀

繼父讐家 誤我輩 世臘未盡

跨龜

卷三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三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五倫部二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后附太子

漢呂后稱制高祖后 王太皇太后臨朝成帝母 馬后臨朝馬援

女明帝后 竇太后臨朝和帝母 鄧后臨朝鄧禹孫女和帝后 閻后臨朝

安帝后 梁后臨朝順帝后 何太后臨朝靈帝母 庾太后臨朝稱

萬機成帝母 褚太后臨朝稱制穆帝母 武氏改國稱帝高宗后

宗劉氏稱制真宗后 曹太后同聽政仁宗后 高氏臨朝神宗

后哲宗母號女中堯舜○事物紺珠



漢李夫人爲李延年女弟當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囑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婧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夫人曰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以生平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

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及卒上以后

禮葬焉

漢書

漢光武陰皇后南陽人名麗華初光武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卽位立爲后

本紀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吳妯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超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其與妯並詣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母諱匿朕將採焉妯卽與超以詔書趨詣商第第內謹譟食時商女



女瑩從中閣細步到寢。姁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姁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妾侍，閉中閣。子時日晷薄辰，穿照蜃牕，光送着瑩面上，如朝霞和雪。艷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眉嫵連卷，朱口皓齒，修耳懸鼻，輔靨頤頤，位置均適。姁尋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髹，可鑿圍手八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頰抵攔，姁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加鞠翟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姁爲手，緩捧着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略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

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臀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蹠跗豐妍，底平，指斂約，縑迫，袿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響。姁令摧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稱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痔不瘍，無黑子，創陷及口鼻腋私足過諸臣妾。姁女賤愚，言不宣心，書不符見，謹秘緘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殿，發緘歡喜。顧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中外隔闕，目所未見，不謂爭達如爾。」明日詔下，有司議禮。

漢事秘辛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莽篡位之日手握玉璽極口肆詈擲之於地後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大怒不從曹操女爲漢獻帝后操篡位時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四乃以璽抵軒涕泗橫流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後知堅有異志意頗不平篡位之後憤惋尤甚堅欲奪其志誓死不許三人者皆篡弑之賊而其女之志行節操亦酷相類如此無論其父卽在廷諸臣不可媿死耶

文海

披沙

羊氏卽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

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豫國事

綱目

晉武帝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珣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詵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



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爲損益乎

太宗之代有秘記云唐三代後卽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以詢其事淳風曰臣據玄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將殲盡帝召宮人閱之令百人爲一隊問淳風云在某隊中又分爲二隊淳風云在某隊中請陛下自揀擇太宗不識欲盡殺之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廢也王者不死雖求恐不可得且據占已長成已足陛下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卽當復生變爲男子

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壯嚴毒殺之爲血讎卽陛

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遂止

定命錄

則天順聖皇后將軍武士護之女年十四入宮侍太宗因圖讖出寺爲尼王皇后間蕭淑妃之寵陰令入宮長髮寵爲昭儀手斃已女傾陷主母遂爲皇后遷帝房州遂僭天位殺唐子孫立武氏七廟幸張昌宗張易之沈南璆僧懷義淫戲無度中官少年者三十人皆幸封爲如意君

名山藏

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褚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



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議乎

通鑑

唐天后時吉頊與武懿宗爭趙州功太后不悅它日頊奏事太后曰太宗有馬名獅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需三物一鐵鞭二鐵撻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撻撻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七首耶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

唐書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綉之工

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爲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嘗以妬悍不遂送歸銛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温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人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縷而獻之上遂召還寵待益深

綱目

郭太后具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



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

獨

異志

初帝將以閏月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夜入禁中越屋叩寢皇后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衛卒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聽宦者以乳媪歐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

史編

劉智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

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智遠從之中外大悅

五代史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初為侍禁約婚曹彬女孫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踰牆避之曹卽時還父母家俄而仁宗聘入宮郭后廢冊為皇后卽慈聖光獻也

玉銍 默記

光獻在父母家時與羣女共為撚錢之戲而後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

避暑漫抄

元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逯魯曾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所當立者



明宗母邪文宗母耶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爲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慕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爲后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曾曰堯母帝譽庶妃堯未嘗以配譽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而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皇后配武宗擢魯曾爲御史

元史紀事

元皇后弘吉刺氏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城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等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移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

經濟類編

明太祖早晚於西樓上決事馬太皇后常潛聽之如聞上或震怒候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



上位已有五子。正可積德。不可縱怒殺人。致死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久。太祖從之。決事多依律。國朝典故。

英宗后錢氏無子。貴妃周氏實生憲宗。憲宗卽位。宦者夏時倡言。錢太后久病。不當上尊號。獨尊上生母爲皇太后。輔臣李賢、彭時爭不可。曰：「朝廷所以服天下心。惟綱常。今獨隆所生。損聖德。不細。闡傳仁壽宮旨曰：『子爲帝母。稱太后。固當。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此宣德中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中異。宣德中胡皇后表稱疾讓位。居別宮。故正統中尊號不得加焉。且宣皇晚年。

每以爲憾。曰：『此朕少年事大誤。與宋仁宗廢郭后事同。可鑒也。』今名分固在。安得引爲比。若臣子諛從。如得罪天下萬世。何卽欲全聖孝。獨兩宮同尊。爲宜。於是議始定。錢太后加慈懿。以別嫌疑。錢太后崩。議合葬裕陵內。臣時等復洶洶爲危言。憲宗恐傷周太后心。亦未允。彭時面請。厝錢太后於左。虛右以待將來。卽兩全無傷於。是閣學士商輅、劉定之等帥百官伏文華門。哭不起聲。聞大內母后爲感動。得溫旨諭。如議乃退。

嘉謀錄

嘉靖初元。上勅禮官議興獻王尊號。閣學士楊廷和、禮尚書毛澄欲重大宗。援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爲據。率



百官上議言獻王孝宗弟也。上考孝宗於王當稱皇叔。父妃當稱皇叔母。凡祭告上箋具稱姪皇帝名而以倫序命益王第二子暫襲封爲獻王。後俟異時皇嗣繁衍。仍以皇次子奉祀。上意不然。復命博考典禮。求至當。廷和錄魏明帝重太宗詔以進。因入見力言之。上曰。朕奉大統非所願。獨謂庶幾得尊崇父母爲至榮。今若此。需朕意少釋。乃下。時南刑主事張璉獨疏言。武宗嗣孝廟已十有六年。遺詔尊祖訓。兄終弟及之議。迎皇上入繼大統。比之漢哀宋英。當成帝仁宗時。豫立繼嗣者。不侔禮官不當妄引爲人後之說。且獻王所生惟上一人。今

稱以叔父。質之鬼神不能無疑。稱聖母以皇叔母。不知將以君臣禮見乎。抑以母子禮見乎。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理。竊謂宜別爲獻考立廟京師。隆尊親之孝。而迎聖母致養。庶於禮稱上覽。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終可完。下閣部議。持前說益堅。會聖母至通州。聞不肯入。上憂泣啓皇太后請避位。於是詔皇帝本生父宜稱帝。母宜稱后。朝臣連疏爭事。遂寢。明年上召閣臣至平臺。溫諭懇懇。又命司禮監詣尚書第賜金。令勉爲上。屈廷和毛澄遂相繼謝病去。獨巡撫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主事霍韜桂萼各具疏議與璉合。上乃喜。



召書等詣闕會議由是禮部書汪俊等擬於尊號上加  
本生二字璉萼等復交章爭不可廷臣嫉璉萼如仇至  
欲毆斃之二人疾走免事聞上夜召璉曰禍福當與卿  
共之今衆洶洶奈何璉曰羣臣獨恃衆爲勢耳誠以勢  
則尊如人主誰敢敵哉需錦衣數力士足矣上曰已諭  
明日百官疏爭聚哭於文華門上怒命司禮監錄諸哭  
者姓名收繫爲首楊慎張翀馬理等下獄編管四品以  
下各罰俸五品以下各廷杖追逮二百二十人議乃定  
稱孝宗曰皇伯考昭聖后曰皇伯母獻皇帝曰皇考章  
聖后曰聖母告郊廟纂明倫大典播中外議禮諸臣各

進秩至殿閣孤卿官夫世廟承統與漢哀宋英事體本  
不同當時璉萼之見果出閣部諸臣右惟是議禮之家  
名爲聚訟自古記之諸臣紛爭豈有他哉世廟初詔溫  
文冲抑得禮之本璉不能將順輒以督責之說進使廷  
臣舉得罪而喪氣焉厥後杖諫官戮大臣人謂大釁自  
璉開不其然哉

嘉謀錄

金主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  
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  
事主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龐貴妃陰  
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



其爲變卽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  
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  
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  
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刺蒲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  
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卽位  
于樞前

金事本末

高皇帝開建鴻業更立三才爲帝者首乃海內甫定卽  
垂意根本至計博選耆艾魁壘之士從太子諸王以遊  
已命諸臣講讀經書暇開陳明君良相孝子忠臣諸故  
事及時政沿革民間疾苦之類已又命繪農業艱難與

古孝行圖以進蓋其爲教可謂本末具舉茂以復加已  
歲甲午皇上命皇長子出閣講學某以職叨從勸講之  
後竊愧空疎靡所自效獨念四書五經理之淵海窮年  
講習未易殫明我聖祖顧於遺文故事拳拳不置良繇  
理涉虛而難見事徵實而易知故今古以通之圖繪以  
象之朝誦夕披而觀省備焉也某誠不自揆仰遵祖訓  
采古言行可資勸誡者著爲圖說名曰養正圖解輒錄  
上塵以俟裁定夫聖須學也學須正也而功必始於蒙  
養古者八歲而就外傳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入  
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



惡教之故志使知廢興焉而戒懼教之訓典使知族類  
而比義蓋積習見聞納之軌物故成材易也皇上范型  
在上不肅而嚴諭教條章直有方駕古人同符祖宗者  
某之寡陋如爨火然詎足以庚日月之明顧塵露區區  
不爲河嶽所吐棄必將有繼某而出者續聖志而成之  
矣特著之序以俟

澹園集

宮人 婕妤 公主

按禮天子立后固有六宮三夫人九嬪三十七世婦八  
十一御妻然未聞千百其數

太平御覽

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輒吹氣如蘭娟

身輕弱不欲衣纓拂之恐傷爲痕每歌李延年和之於  
芝生殿旁唱迴風之曲庭中樹爲之翻落常致娟於琉  
璃帳恐垢污體也以衣帶繫娟袂閉於重幕中恐隨風  
起又以琥珀佩置衣中不使人知乃言娟骨節自鳴相  
與爲神怪也

洞冥記

尹夫人與邢婕妤同時並幸詔不得相見尹自請願望  
見邢帝許之卽令它夫人飾爲邢來前尹見之曰此非  
邢身也其狀貌不足以當人主於是帝使邢衣故衣獨  
身前來尹見之曰此真是也乃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漢武遺事



班婕妤好以選入宮貴幸嘗從游後庭帝欲召與同輦載  
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  
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後趙  
飛燕姊弟自微賤興譖婕妤祝詛上因考問婕妤對曰  
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  
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  
不為也上善其對賜黃金百斤然婕妤恐久終見危求  
得共養太后長信宮因作自悼賦漢史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  
幸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

遂毀為其狀按王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  
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容絕麗以節聞中長者  
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  
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曰欲至單于者  
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竝見  
不得止乃賜單于後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  
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  
也世違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  
觸文帝諱改為明初潭集  
琴操王昭君者齊國人顏色皎潔聞於中國獻於孝元



帝訖不幸納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僞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疎略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日久乃便循飾善粧盛服光輝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惟婦人醜陋不如中國乃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起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麤醜穢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行帝大驚悔之良久太息曰朕已誤矣遂與之昭君至單于心思不樂乃作怨曠思惟歌云及讀漢書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

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號爲寧胡闕氏生一男曰伊屠知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單于死嬖妻大闕氏生子曰雕陶莫臯最長立爲復抹累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怪此一婦人而周旋匈奴單于父子間亡耻如此又讀後漢書昭君王嬙南郡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廷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闕氏子



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從胡俗復為後單于  
闕氏焉與琴操漢書所記無異真天地間妖淫婦人也  
祇緣曠生怨積怨生忿遂甘心背君父忍以身祀犬羊  
行同狗彘固欲是厭它尚曷卹耶金壘子  
古者後宮不滿五百人謂賢君唐太宗知宮女多者為  
淫荒之主乃出宮女三千人止留三百此出宮女之始  
也原始秘書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  
字帝敕宮妃十人侍白左右執牙筆呵之白遂取具書  
其受聖眷如此開元遺事

唐宣宗大中二年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舊例以銀  
裝車帝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  
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顥嘗得危疾  
帝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帝怒  
嘆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婚良有以也亟召  
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視乃觀戲乎楮記室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  
隸樂工是日為假官之長上及待宴者笑樂政和公主  
獨俛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  
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迫至尊



之座果冤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為笑諛之具妾  
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為之罷戲

唐年通錄

文皇兵入城駙馬都尉梅公死于笄橋下某國長公主  
曳文皇裾不釋問駙馬何在文皇遽命左右速取二帶  
來比至一玉一金文皇與公主言與二甥為世官以慰

主心

九朝野記

父子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  
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  
為妾已而為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

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

紂故為後

帝王世紀

孔伋鯉之子字子思對孔子以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  
荷是謂不肖孔子忻然曰其克昌乎對魯穆公以除非  
法之事行周公伯禽之政不能用乃適衛嘗言當我先  
君周制雖衰君臣正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  
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諸侯力爭競招英雄  
以自輔翼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我不自貴人將賤我  
時移世異各有宜也於是在衛緼袍無表三旬九食著  
書四十七篇曰中庸教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



十二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埤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

朱公居於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告其少弟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請行不聽長男曰家有

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公從之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吾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駟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前日吾所以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越世家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爲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及人道一宿斯須何因



有子汝小家淫泆反欲污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  
決丞相丙吉思惟良久言曾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  
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  
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彼獨無影人咸服風俗通  
蘇武留匈奴十九歲年老子前坐事死宣帝閱之問左  
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白前發匈奴時  
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  
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爲郎

王吉爲沛相人生子不養者斬其父母以土棘合理之  
去又鄭惲文公爲下蔡長民生子相沿率不舉惲重設

法百姓初畏罪後稍豐給男女悉以鄭爲字

綱目

漢鄧禹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長子震次襲次珍俱  
封侯自後累世貴寵爲公侯者三十一人大將軍以下  
及州牧郡守九十八人其餘侍中等官不可勝數故人  
嘆其修整門戶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漢書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有私乎曰余兄子嘗病一  
夜十起退而安寢余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夕不寢是  
可謂無私乎

史纂

劉表私後妻之言愛少子琮常不悅於長子琦琦每欲  
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



鴻書  
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荅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規爲江夏太守避家難季漢書

兖州刺史王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

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當也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善矣綱目

陶淵明有子五人嘗戲以詩責之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或問坐客淵明有侍兒否有一人言有之問何以知曰所謂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坐客皆發一笑堯山堂外紀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謝鳳子超宗好學有文辭帝大嗟嘗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世說新語

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旣不墜落亦不重作弘嘆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綱目

楊玄感與父素俱爲柱國朝會則齊列隋文帝命玄感降一等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展私敬隋史

北齊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懷愧懼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奢者必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世說新語

楊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妹於樓複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於楊氏唐書

子儀禁軍中走馬夫人乳母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語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保母子非奴才而何綱鑑



韓忠憲億教子嚴肅。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勤。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席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忠憲八子曰。綱。綜。絳。繹。緯。續。維。

縞。絳。續。皆宰相維門下侍郎。

蘇氏家訓

宋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其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而二子比成立。長曰栩。字景韓。李曰詡。字景虞。栩之子樵。樵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父榮之交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



名儒傳之

公甚以為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國憲家猷

戴良齋云昔有宦家過屠家見幼稚而愛之抱以為子戒抱者使勿言既長且承序矣嘗因祀先恍惚見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裹章服者列位其傍愕然以語抱者抱者始告以實自是當祀必先祝其所生而後祀其所為後者云

代醉編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以

孝聞上曰繼父爾之讎家也割父遺體以愈讎家是不

孝也乃置之法睿斷若此臣下固不識也

說海

明嘉興張寧以才質受寵於英宗嘗稱為我張寧吏部

察上意推為巡撫都御史上曰張寧止可作都御史耶繼推南京侍郎上曰待北部有缺來說未幾憲宗即位

詔給事中陞二級外補寧僅得通判至知府耳晚歲無

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以辱先人乃至是傍一妾遽

云誤我輩即陰陽耳寧即日嫁者數人惟一妾號泣不

忍去侍寧終其身寧以文學名所著有方州集豈天子

不能貴一臣而嫁妾不足為陰德耶

文獻通考



京師有一指揮中歲無嗣其妻告之曰聞胤息之事亦  
往往以祈乞而得今有一廟神極靈盍往虔禱指揮聽  
焉涓日沐浴齋戒具香燭牲帛以往其隣家婦見之問  
何爲指揮告之曰將叩神求男鄰婦曰我也要求請少  
待備辦同往可也指揮妻從之乃同往再三懇於神已  
而隣婦遂有娠無幾得男甚喜指揮妻因自恨命薄且  
語其夫曰求嗣本是我發念頭它家娘子只是趁我去  
却得子了。我今反無所應明日誠心再祝於神可也指  
揮諾之其夜妻忽夢詣廟祝神光景如晝神告之曰汝  
之不得子非吾之吝與誤也自有故耳婦曰何故神曰

彼庸人易得子汝夫乃貴顯之職且世業優厚汝夫婦  
况無隱慝今來子嗣須得一智慧福德者則可吾擬以  
一僧與汝渠今在五臺山修行戒行精嚴而世臘未盡  
斷絕更待他積修滿日便來汝家作貴人耳他日汝可  
驗吾言也婦夢中悚領而覺遂話於指揮明日亦備禮  
往祝越數載乃得孕生男丰骨不凡稍長多善行人皆  
愛之因往五臺訪之則神所云云一一無爽焉僧死之  
日卽此兒之生辰也後襲職安榮終其身

說園

子過其父爲跨竈解者紛紛聞邊檄中相馬者言馬前  
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竈門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印



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軍中人謂之跨過竈  
門考之東西南北率同此稱夫跨從足後步過前似後  
人追過前人之意以擬子父於義為協海客日談

三十五

第三十六卷

五倫部三

母

敬姜

陳母

殺繼母

共娶

勿為好

絡秀

董母

李母

夫婦附逐婦

女媧

不言嘆

左足黑子

雙梓

斂錢為婚

梁山伯

開棺女活

王宙



爭葬 金氏子 馬母塚

踐之妻妾 棄夫

婦附貴女 美女 醜女

夏姬 馬郎婦 蔡文姬

刁婦 苗夫人 詩姬

京師用蘇人 三女俱后 西施

沉西施 有奇相 韓俊娥

前後美女 三逐五逐 薛靈芸

卷三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三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五倫部三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母

季敬姜者莒女也魯大夫穆伯妻文伯之母博達知禮  
穆伯先死敬姜守節教子義方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  
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引奉劍而正  
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  
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紵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  
自伸之故能成王道桓公益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



者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友者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友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處友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

彤管遺編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

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

歸史編

漢景帝時有防年父爲繼母陳所殺防年因殺陳廷尉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侍側帝問之對曰夫繼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凡人同不宜以大逆論從之

漢武故事

漢靈帝時燕代有三男共娶一婦生四子范延壽斷其

從母異談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韃妻也韃旣没大皇帝敬其文



才詔入官省號曰趙母作列女傳解注賦數十萬言將  
嫁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耶母  
曰好尚不可爲其况惡乎初潭集

周伯仁母李氏字絡秀少時伯仁父浚求爲妾生伯仁  
及嵩謨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  
足無所不謂汝等並貴列吾目前嵩起曰伯仁志大而  
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也嵩性  
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母目下晉書

吳元濟以董昌齡爲郟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  
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  
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郟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李景讓  
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  
之宅後古墻因雨墮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  
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夫必以先君餘  
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  
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  
士及第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景讓在  
浙西有左都押牙迂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  
將爲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  
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爲汝喜



則而乃才

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經濟類編

夫婦附逐婦

交母而謂  
兄弟胡說  
亦打

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為夫婦又自羞耻兄即與其妹上崑

崙呪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為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烟散於是烟頭即合其妹即來就兄乃結草為扇以障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

獨異志

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始言則是斯藝能使醜夫變貌恨妻釋忿者也

文選注

後漢黃昌為州佐時妻歸寧中途遇賊所掠不知去向後遷蜀郡守婦因其子犯罪詣郡白訟昌疑不類蜀人問之曰妾某州佐黃昌妻賊掠賣此昌曰汝夫何以識之婦曰夫左足心有黑子昌出左足示之相扶悲泣遂



鴻書  
為夫婦

西京雜記

黃龍中吳郡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而死合葬後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鴈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比肩

三吳記

阮脩字宣子居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一錢不得

獨異志

梁山伯祝英臺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

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為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失後三年梁為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焉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為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於國封為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

寧波志

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壻經年不歸女家更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竟至墓所開棺女遂活



因與俱歸後婚聞之詣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  
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

博物志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  
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  
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  
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  
其狀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  
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遺之宙陰恨  
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  
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

加更則可  
子更異

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感君深情不  
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  
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  
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  
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間阻覆載  
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  
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數  
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  
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  
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



與相迎翕然而合為一體夫妻四十年二男並以孝廉擢第至丞尉

離魂記

明華亭縣有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爭葬質之官知縣某判其狀曰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葬

泳化編

崑山舟師楊姓者雅與金姓者善金姓者死有子曰金三年十七八窶甚將行乞楊見憐之因招入舟收養之既久楊夫婦以其力勤也愛之甚楊無子有一女年亦相若因以妻三歲餘產一女踰晬盤病死三哭之哀成疾日漸尪羸貼危楊夫婦始悔恨罵不絕口一日江行

泊孤島下楊謂二舟中乏薪不得炊可登岸拾枯枝為爨三力疾去則棄三挂颿行矣三得枯枝至泊失舟知楊賣已也慟痛哭欲赴江死既又念島中或逢人冀可拯援轉入林中至一所見戈戟森森列衛在焉為之駭愕徐偵之無所聞漸就閨寂無人僅有八大篋封識完好竟不知為何蓋盜所劫財暫置此地三乃匿戈戟溝中更臨江濱適有它舟經其處三招之來曰我有行李待伴不至可附我去舟中許諾悉携大篋入舟行抵儀真問居停主人家密起篋視皆金珠也即其地售得如干服食起居非故矣既收童僕復將買妾一日行過河



下楊舟適在三識之楊不知也三乃使人顧其舟云湖  
棄賈輜重累累舳艫充牣先是楊棄三時女晝夜啼哭  
不欲生父母強之更納婿女不從至三登舟舟人莫敢  
仰視女竊視之驚語母曰客狀甚似吾婿母詈之曰見  
金夫不有躬耶若三不知死所矣女遂不敢言三顧女  
佯謂舟人曰何不向船尾取破氊笠戴之蓋三寔時初  
登楊舟有是言也於是妻覺之出見相與抱哭驩如平  
生而楊夫婦羅拜請罪悔過無已三亦不之較尋同歸  
三家焉未幾會劇寇劉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募死  
士從郡別駕胡公直搗狼山之穴縛其渠魁討平之功

授武騎尉妻亦從封云

耳談

太公少婿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天涼不售改圖販  
麪復值大風屠牛朝歌天熱肉敗遂釣魚於渭濱文王  
出獵載歸以師事之武王伐紂封侯於齊道遇婦人其  
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  
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今有  
馬母塚

類林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  
妻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  
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



而索入其况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  
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入矣其妻  
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  
遂去衛而入荆也太平御覽

顏真卿爲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  
人未知也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  
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髮有絲落托自知求事  
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髮鸞鏡從他畫別  
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  
公牒以求別適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負

詩名心雖慕於高科身未霑乎寸祿愚妻覩其未遇曾  
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贊成好事專學買臣之婦厭棄  
良人汚辱鄉閭傷敗風教若無懲誡孰遏浮囂妻可答  
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  
之無不悅服自是江表婦人無敢棄其夫者雲溪友議

婦附貴女 美女 醜女

夏姬內挾伎術老而復壯者三三爲皇后七爲夫人九  
爲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  
士及粧臺記云春秋之初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  
三少列子昔有賢女馬郎婦於金沙灘上施一切淫人



凡與交者永絕其淫。死葬後一梵僧來云：求我侶掘開，乃鎖子骨。梵僧以杖挑起，升空而去。

釋氏稽古錄

蔡文姬博學有才，辨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喪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金璧贖之，嫁與董祀。祀犯法當死，文姬詣曹公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辭旨酸哀，衆爲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柰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

其言，乃追原祀罪。

魏志

唐咸通中，京兆神策將張季弘以勇氣聞於時。一日賫文牒往州郡，有材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弘怒，因提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驚駭，暮投旅店，覩其母子相對悲愁，問之曰：「家有婦至惡，恃其勇陵辱吾母子，無不至。季弘笑謂他非吾所辦，此易耳。」卽相爲除之。母子劇喜。俄婦人自外至，狀無異常人。季弘取驢鞭置坐，下呼語曰：「吾聞汝倚有勇力，不伏姑婿使喚，果有此否？」婦再拜曰：「新婦敢耳。自是大家憎嫌過甚，因引季弘手至大石上，歷數平日事，輒曰：「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



陳一事以指於石上搯一畫每搯輒入寸餘季弘汗落神駭但稱道理不錯其夜不能寐翌日亟行筆叢

唐苗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子弘靖其婿韋臯近代婦人之貴無如此者唐史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冷齋夜話

太祖微行至三山街一媪門有木榻假坐移時問媪何許人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如媪曰方大明

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又問其姓去翌日語朝臣曰張

士誠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一老婦深感其恩蓋

蘇民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一婦也迨洪武二十

四年以後取富戶實京師多用蘇人孤樹哀談

獨孤信三女俱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

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從古女貴未有盛於獨孤

氏者蓋不止為人間之瑞獨異志

西施越之美女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子孟子註疏嘉興縣南

有女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

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

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



因泛五湖而去

吳地記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之審也蓋吳既滅卽沈西施於江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

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墮後人於疑網

丹鉛總錄

南北竇毅字大武在周爲上柱國有女方數歲讀列女傳一過不忘聞隋祖受周禪自投牀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難毅掩口曰母妄言赤吾族毅嘗謂夫人曰此女有奇相不可妄與人畫二孔雀於屏間謂婚者射一矢陰約中目李淵最後射各中一目遂以歸之後淵爲唐高祖竇氏爲后

學圃薈蘓

煬帝自達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方就一夢



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名令振聳支節然後成寢別賜名為來夢兒他日蕭后誣罪去之帝暇日登迷樓憶之題云黯黯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半為多情天中記

先秦以前美人則有少昊之皇娥赤帝女之瓊樹桀之妹喜紂之妲己有莘氏周穆王之盛淑人昭王之延娟延娛幽王之褒姒楚王之息媯晉獻公之驪姬秦穆公之女弄玉惠文之華陽夫人莊襄王之邯鄲姬吳王之西施鄭旦楚王之鄭袖南威陽文李園妹梁惠王之閻娥趙武靈王之吳姚燕昭王之旋娟提謨中山侯之陰

后江姬皆在宮掖者也有仍氏青琴毛嬙孔父妻徐吳犯妹夏徵舒母邾婁顏夫人皆在下者也漢宮掖則戚

夫人慎夫人陳后阿嬌衛后子夫邢夫人尹夫人李夫人王夫人鈎弋夫人麗娟武帝王昭君元帝趙后飛燕趙婕

妤合德成帝陰后麗華光武甄后郭后薛靈芸莫瓊樹陳尚衣陳巧笑皆魏文帝趙夫人潘夫人吳主鄧夫人吳主朝姝

麗居洛珍潔華吳主二喬孫策兩楊后胡嬪芳晉武殷淑儀宋孝武潘妃玉兒東昏侯馮小憐北齊后主張麗華孔貴嬪陳后

陳宣華蔡容華隋文帝朱貴兒侯夫人袁寶兒吳絳仙俱隋武惠妃楊太真唐玄宗王才人武宗兩周后李后兩劉



妃宋徽閨閣則秦羅敷顧夫人張玄江無畏臨川王宏曹洪

女荀奉倩李勢女桓温樂昌公主徐德言無雙王客仙失行則

卓文君鶯鶯非烟號國夫人狄夫人達奚盈盈姬侍則

馮方女表術絳樹魏翔風綠珠宋禕石崇張靜琬孫荆玉羊侃

徐月華修容豔姿元雪兒李密阿劉羊鑒紅拂李靖紅綃崔生薛

瑤瑛元載寵姐寧王憲紫雲李聽女寶李愿解愁潘炕名伎則霍小

玉李娃楚娘夜來杜韋娘史鳳楚蓮香劉採春皆灼灼

有名者若退之之桃柳樂天之蠻素雖見詞章俊士所

獲寧堪上駟哉弁州別集

齊孤逐女者即墨之女也孤無父母其狀甚醜三逐於

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

食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

足為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

此人必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遂以為齊相

妻天中記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為鄴鄉

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鄰婦

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鄉中少年

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寧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

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



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  
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  
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  
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爲輪輞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寶爲  
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  
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  
香此石重叠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  
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  
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宵又築土爲臺  
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

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  
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  
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爲銅表誌  
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  
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  
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  
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  
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  
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况乎龍  
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



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  
為鍼神古文品外錄

劉氏鴻書卷三十六







